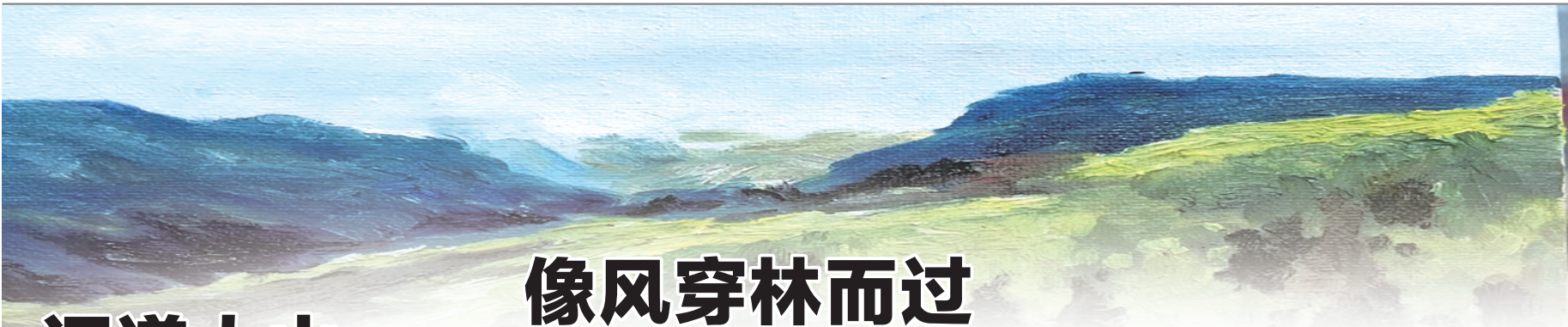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问道大山

林红宾

大山是个道行高深的智者，倘若你能像虔诚的教徒去拜访他，定然会受益匪浅。

大山老人平易近人，古道热肠。他让山雀子打老远儿迎接你。山雀子在你面前尽情啼啭，向前飞一程，停一停，如同一位婀娜伶俐、妙语连珠的导游女郎把你引进深山。淙淙溪流是大山老人的仪仗队，接踵而来的小巧浪花与你热情寒暄。路边的树木皆向你行注目礼，有的文质彬彬地伸手相邀。再看大山，正敞开胸怀拥抱你，并把你引向高处，请你落座——那些点缀着石花的岩石比比皆是，或卧或坐都可随意。大山老人开始与你促膝攀谈，听啊，谷底跌水岩上的水跳声，不正是他在娓娓道来。他让你俯瞰周围，极目远眺，可见峰岱岗峦波推浪涌般铺向视线模糊的天际。那些远山近岭，有的盘桓颠连，形成山系；有的突兀耸立，自成一家；各有姿容，从不雷同。它们都相互尊重，谁也不小觑谁。嵯峨者要靠低矮者铺垫，灵秀者要靠平淡者衬托，可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如此相辅相成，才得以组成这磅礴的山之气势。真佩服这些亲密无间的大山兄弟，也叹服大山老人将“和谐”一词解释得这等淋漓尽致。

大山确是一位崇尚道教的哲人，浑身无不弥散着道家思想的光辉。他出以公心，包容万物，让芸芸众生遵循自然法则——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”正由于这样，不管植物还是动物，无不慕名前来安家落户，繁衍生息，直把大山装点得异常稠密，生机盎然。看吧，各种各样的树木长得繁茂蓊郁，小草小花见缝插针地在树下生长；有的干脆攀援树上；荆棘知趣地在石罅裂隙中扎根；映山红不计较生存环境，偏偏生长在陡峭的后坡……总之，成伙的不欺凌孤独的，高大的不嫌弃弱小的；靓丽的不蔑视平凡的，都和睦相处，用全部的情感合唱一首昂扬的《绿色畅想之歌》。

大山老人并非一味地包容万物，为使众生具有忧患意识，经常将一些朽木枯藤展现出来，用以警示众生：务必要不失时机地按照节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倘若慵懒懈怠，脱离生命的轨迹，后果也将如此！看啊，一棵苍松傲立于岩石之间。遥忆当初，它是一颗微不足道的种子，不慎掉进石缝之中，尽管身陷绝境，却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矢志不渝，锲而不舍，硬是以柔克刚，终于将磐石撑裂，长成挺拔的大树。面对苍松，无需太多的说教，心灵都会受到震撼，这正是大山老人给予众生的深深启迪！如果你处于困境，怅惘彷徨，大山老人会让叮咚的泉水为你指点迷津。是的，山中纵有沟壑交错，乱石阻挡，泉水却能左冲右突寻隙出山，人乃万物之灵，岂能无路可走！

大山老人童心未泯，变着法儿排遣寂寞的时光。看，山鹰百无聊赖地在山谷上空盘旋，那是他放飞的纸鸢，至于狐狸撵兔子，山猢斗山鸡，那是他创作的小品；蚂蚁斗蛞蝓，小虫戏蜗牛，那是他创作的童话。那些委婉的鸟唱，是他撒下的音符。尤其那些斑斓的山花，那是大山老人独特的语言。他在告诫人类：大自然与人类血脉相连，唇齿相依，倘若人类不能善待大自然，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，势必导致恶性循环，唇亡齿寒！

造访大山，俨然问道于大山，大山老人将芸芸众生展现在你的面前，无疑为你绘制了一套雅俗共赏的精美图片，等于让你粗粗浏览了一遍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你会感到胸怀旷达，心底会像大山一样空灵。

像风穿林而过

黎英

朋友的孩子，读高中时成绩非常好，老师、朋友、家人都认为她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。结果高考来临时因压力过大、心态难以放平，导致考试失误，去了一所普通的大学。

当身边的人都认为她没有考上心仪的重点院校而气馁伤心、一定会去复读时，她却选择去了那所普通的大学。在学校里，她认真规划自己的目标和生活，努力把每一天都过好过充实。

坚持了四年的她，最终上了一所名校的研究生，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梦想。

现在她已结婚，家庭美满，事业有成，算是同学们中最优秀的一个。谈起自己的过往经历时，她说：“面对挫折，一定要积极调整心态，有勇气和决心克服面前的困难。就像风，终能穿林而过，什么高山、大海、沙漠、湖泊、江河……都阻挡不了风。”

生活中，类似的典型事例很多，最怕的是没有目标，没有追求，没有自律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

这个朋友的孩子，在普通大学的四年里，能静心沉淀，且坚韧不拔、持之以恒，这种面对逆境的勇气和决心，给人的启示就是：只要健康活着，只要有理想，我们就有明天，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
谁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成长的路上充满了艰辛与坎坷，自己不倒地，自己不服输，谁也奈何不了。除非甘心躺平，不想再爬起来，那便是走向失败的真正根源。

看一个人真正的能力，从来都不是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而是看他逆境逆境中是如何迎难而上的，如此取得成功的人士，必是一个大有作为者。

看那风，克服阻挠，穿林而过；看那风，折断枝叶，卷起沙尘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愿每个青年都存这风的气势，不负韶华，圆梦未来！

夏日套袋忙

林绍海

夏日的果乡，一坡坡、一片片果树，枝头簇着绿叶，一枚枚幼果藏在叶缝间。郁郁葱葱的山野，一眼看不到边。一年一度的套袋正值忙碌盛期，稍微有劳动能力者，几乎全部进了果园。

如今村里种地、管理苹果的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，少则几亩，多则十余亩。种苹果本就是细活、苦活，一年四季投入不断。

最让人纠结的，就是套袋雇工昂贵。一个果袋人工费一毛一，满园的果子数下来，就是一笔不菲的开销。今年天公不作美，春旱无雨，果树缺水，好不容易熬到花后坐果期，初夏的一场冰雹又突如其来，让娇嫩的幼果伤痕累累。

果农们左右为难。不套袋，果实一旦染病或被虫咬，秋后就卖不出去。套袋，就要雇人花钱，可是去年果农库存的红富士苹果，至今行情低迷。

可土地不能荒，忙活了一辈子的营生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。天还黑沉沉的，凌晨三点多，夜色未褪、露水寒凉，果农们就早早起身，踏着晨雾进山进园。为了不耽误干活、省下中午往返家里的时间，随身带着干粮、拎着凉水，一天的吃喝都守在果园里。山野就是临时的家。从破晓忙到天黑，一干就是整整十四个钟头。

套袋是磨人的慢活、累活。有时候站在凳梯上仰头套高处的果子，有时候蹲在树下打理低处的幼果，实在累得撑不住，就就地坐下歇歇手、接着干。一整天反反复复，抬手、弯腰、低头，千万遍重复同一个动作。

一天下来，脖子僵得抬不起来，腰酸背痛、双腿发麻，浑身筋骨没有一处是舒展的。汗水浸透了衣衫，沾满了尘土，手臂发沉、指关节凸起、变形，可看着满树青果，也只能耐住性子，咬牙坚持，为的是秋天的硕果累累，卖上个好价钱。

农民一辈子守着这片山、这片园，遵从时节，套进去的是辛劳，藏着的是一家人一年的期盼。

葫芦里的酒

刘彦志

这葫芦，长得确实有点随便。肚大脖细，颜色说黄不黄、说红不红，摸上去倒挺温润，像小时候外婆家那张老桌子的桌角。我把它挂在背包侧兜，走起路来一晃一荡的，偶尔侧身撞到墙上，沉甸甸地闷响一声。

于是总有人指着它问：“你这葫芦里，到底装的什么酒啊？”

说实话，我也说不清。

那年跟朋友去古镇，路边有个老头卖自酿的果酒，青梅、杨梅、桃花，一排玻璃罐子摆得花花绿绿。朋友说买葫芦送酒，我就挑了个最丑的葫芦——可能是好看的都被挑走了。老头往里灌了半葫芦青梅酒，塞上木塞，递给我：“小伙子，慢点喝，这酒有后劲。”

那半葫芦青梅酒，我喝好一阵子。有段时间心里堵得慌，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一口一口地抿。青梅的酸裹着酒精的辣，喝得眼眶发热。剩下最后一口，舍不得喝，就那么晃着，听它闷闷地响。那口酒到现在也没喝完——它成了一滴纪念品，滴落在红润的泥土里，渗入了青青树下。每当看到那棵树，似乎都在提醒我那年秋天的风有多凉。

后来葫芦空了，我又往里装了别的酒。有一次朋友来家里吃饭，一个四川哥们儿带来一瓶老家酿的高粱酒，倒出来跟白水似的，一口下去从嗓子眼烧到胃，便说我喝我葫芦里的酒吧！那晚我葫芦里装的是江小白兑水，就为这个，被他们笑了整整一个夏天。

但笑归笑，那葫芦从此有了烟火气。它装过求职找工作时，出租屋里一个人的生日；装过凌晨三点，开着普桑，冒着大雪去接人回单位的冷风；装过文稿刊发那天上午阳光打在办公楼玻璃上的反光。

这些味道搅在一起，你说它是什么酒？不是青梅，不是高粱，不是干红。它是一种混合了酸甜苦辣的、属于年轻人的、乱七八糟却又热气腾腾的液体。喝一口，呛得想咳嗽；再喝一口，居然有点上头。

有时候我想，为什么非得是酒呢？可乐不好吗？奶茶不好吗？大概是因为酒这个东西，会发酵，会变化，放得越久越说不清滋味。年轻不就是这样吗——我们都在发酵，把自己那些莽撞的、天真的、不服气的情绪封在一个笨拙的容器里，等着时间慢慢催熟。也许最后酿出来的不是什么名贵佳酿，可那又怎样呢？这是我自己的葫芦，我自己的酒。

又有人问：“你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酒？”

我笑了，把葫芦递过去：“你自己尝尝？”

对方犹豫了一下，拔开塞子，凑到嘴边抿了一小口。他皱皱眉，又咂咂嘴，然后抬起头，用一种说不清的表情看着我。

“怎么……有点咸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，“大概是前些天下雨，我不小心淋了它一路吧。”

你看，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但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这葫芦啊，装得了五粮液，也装得了高粱酒——赶上阔气的时候，往里倒几杯贵的，它接得住；平日里自己喝着玩，舀两勺农家土酒，它也不嫌寒碜。可唯独装不了工业酒精，那种麻木人的、掺了假的玩意儿，我往里头灌都觉得脏手。它就是这么一个随性的容器，不挑好赖，但绝不装害人的东西。有点苦，有点涩，偶尔也能尝出一点甜。不体面，但不害人。当然，要是被人欺负，拿它来防身，也未尝不可。

它就是我二十几岁这一年，能倒出来，也倒不出来的全部。